

兒童之友

魏冰心編著

抗戰故事

正中書局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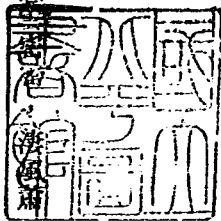
[illegible]

東北抗日領袖苗可秀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午後二時三十分，在瀋陽，苗可秀將軍，就在這時候被暴敵安東軍引往鳳凰城公園，參觀給他槍殺的偽建國六勇士——賀門、藤井、友田、西、白井、劉——碑。公園的四周，密布着敵偽軍警，戒備非常森嚴。苗將軍神色自若地凝視碑文，約三十分鐘。到了午後四時，被押解到刑場，苗將軍就從容就義。東北的老百姓聽了這一個不幸的消息，沒有一個不痛哭流涕。

當「九一八」暴敵不戰而奪得我國的東北四省以後，發揮他的獸性，屠殺我壯丁，姦淫我婦女，焚燬我房屋，劫掠我財物，窮兇極惡，無所不為。東北三千多萬同胞，身處水深火熱的境地，身受刀鋸鼎鑊的痛苦，過着悲慘的奴隸生活。可是不願做順民的人，沒有不咬牙切齒地怨恨暴敵，盼望我軍收復了失地，回到祖國的懷抱裏。

苗將軍是遼寧本溪縣人，曾在瀋陽東北大學畢業。在校時，埋頭苦讀，喜歡結交研究學問的朋友。在「九一八」事變的第二天早上，就離開本鄉，開始做救亡工作。他和同志趙



個、趙偉等幾個人，號召學校的師生，城市的商民，鄉村的農工，以及一切不忘祖國，不願做奴隸的人，組織義勇軍，立誓要驅逐倭寇，保衛鄉土。他們在艱苦的環境，艱促的期間中，訓練成幾支鐵的隊伍，分發到關外去工作。苗將軍領着一批隊伍，投奔到鮑若義勇軍總司令鄧鐵梅部，擔任軍部的總參議。從此以後，他竭盡智勇，展開了英勇的戰鬥。

苗將軍領着鐵血軍，在城市，在鄉村，在山林，東出西沒地跟暴敵打過幾十次仗，每次都把敵軍打敗，弄得暴敵到處心驚肉跳，手忙腳亂，晝夜不得安寧，不但無法掃蕩，而且反被殲滅了許多「皇軍」。暴敵駐屯在連山關軍隊的某大佐，曾經對人說：「三角地帶五千義勇軍不足慮，苗部三百別動隊實在可怕」。這可見苗將軍的威力，暴敵的苦悶。因此，暴敵對於這支隊伍，十分注意，千方百計地想法引誘投降，除去心腹上的大患。可是反被苗將軍誘殺了許多寇酋和漢奸。因此，暴敵對於鄧、苗二將軍，痛恨到了極點，寇酋立誓：「不消滅鄧鐵梅、苗可秀，誓不還東京」！

暴敵要報仇，要消滅義勇軍，就抽調精銳隊伍，大舉進攻。經過了許多次的激戰，鄧總司令終於壯烈犧牲，苗將軍就接充了總司令的職務。

苗將軍帶着三千戰士，在長白山、鴨綠江一帶，跟敵軍苦戰。鮮血染紅了白雪，忠骨堆成了山邱，雖然損失很大，殺敵的勇氣，卻有增無減。他們渴的時候嚼雪，餓的時候吞泥，不管是春夏秋冬，不論是白天晚上，對於殺敵的工作從來沒有間斷，也沒有疏忽。這

樣整整地過了三年半。

一個不幸的日子終於到來了！那是二十四年的夏天，敵軍調遣大量部隊，配備着新式武器，偽滿也開到三千援兵，來圍攻義勇軍。每一個義勇軍的戰士，都把血肉當做子彈，跟敵偽血戰了三天四夜。在戰況最猛烈的時候，苗將軍被敵軍的大砲打傷了臀部，因為流血過多，不能行動。趙侗、趙偉見了，很是傷心，想把他擡出戰線。他卻揮着手，激昂慷慨地說：「你們趕快集合隊伍，跟敵人拚個死活，替東北的老百姓復仇；我的生死，沒有關係，你們不必來照顧我！」趙侗、趙偉聽了這樣的話，只得含着淚，硬着心腸，衝出了砲火，去整理隊伍。苗將軍掙扎着站起來，走了幾步又暈倒了。幸虧有幾個不怕死的老百姓，把他擡到偏僻的鄉村，住在一個農家養傷。後來竟被敵軍探得消息，挨戶搜查，終於在五月二十五日早上捕捉去了。

敵軍捉到了苗將軍，歡喜到了不得。把他監禁在安東司令部，對他特別優待，不但沒有用刑，而且也不審問，只是想法使他軟化，勸他投降，使他領導的隊伍，歸順「皇軍」。可是在一個月中，敵軍用了種種威脅利誘的方法，一次一次都失敗了。忠勇苗將軍，意志竟比鋼鐵還堅強，對於敵軍，始終是這麼幾句話：「你們不要做夢，我是永遠不會投降敵人的！老實告訴你：一天不消滅你們，我們的抗戰便一天不會停止；我活着一天，就要反對你們一天！」

六月二十四日晚上，那個看守苗將軍的老翻譯前山，突然悄悄地開門進來，走到他的身旁，貼在他的耳邊，很沈痛地說：「他們見你倔強，不肯投降，決定在明天要下毒手了，你的偉大的精神，我是非常佩服的；你的艱苦的境遇，我更是非常同情的；只是我沒有方法可以救你，我所能為你出力的，只有幫助你遞寄遺書，你快準備罷！」

苗將軍對於生死，早已置之度外；他既然不肯投降，敵軍遲早要殺害他，也早在意料之中。只是驅逐倭寇收回失地的目的未達，死難瞑目。而對於這個看守他的前山的一片好意，深深地感謝。於是，他把寫好的兩封遺書，交給了這個老實的日本人。

一封是寫給他的老師王卓然先生的，中間有這幾句話：

「恩師：生於五月十三日在岫岩與日軍作戰，當被中傷臀部，在養傷期中，於二十一日又被敵軍偵騎所得。作此書係臥床伏枕，力疾爲之者：一燭熒然，窗外蟲聲唧唧，似悲余之有志不遂者。然而生則以爲余之事業，於此已告大成矣！」

「日軍守護士兵，求余書以爲紀念，余書『誓掃匈奴不顧身』詩一之。日本老翻譯前山，人甚和善，求余作書，余書『正氣千秋』四字以之。……」。

一封是寫給他的同志張希堯、張雅軒的，中間有這幾句話：

「我因受傷被捕，現在已屆死期。這樣的結果早在意料之中，正所謂『不成功即成仁』。我現在對於祖國是盡了最後的責任了，盼望你們踏着我的血跡，繼續奮鬥，」

將日寇消滅，爲國家民族復仇！

「你們的思想要正確，意志要堅強，不要忘了我們要做新中國的主人，要做恢復舊山河的聖手。抗戰不可因爲失敗而灰心，不可因爲危險而退縮；要知道犧牲是兌換希望的一種東西，我們既然有希望，便不能不有犧牲。不過我們的希望，務必爲民族國家打算才行！

「我死後，盼望你們替我做一座衣冠塚在北平的香山，豎一塊墓碑，正面刻『苗可秀之墓』，背面略述我的事略。墓旁栽四五棵梨樹，修一座小亭。你們要商量抗日建國的大計時，千萬到我的墓前來開會。要記好，來時大聲呼『老苗』三聲，我雖不能答應，但山林裏的鳥語松濤，會代表我回答你們的。……」。

第二天下午，這位東北抗日領袖苗可秀將軍，就壯烈殉國了。臨刑的前一分鐘，押解的敵軍還附着他的耳朵說：「你如果肯投降，立刻就放你」。苗將軍沒有理睬，只是大聲地喊着：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，中華民族萬歲！」

苗將軍的父親早已去世，生有一個孩子，取名抗生，希望他繼續未竟的事業，收復故舊的河山！

蔡丙炎血戰羅店鎮

羅店這個小鎮，自八一三展開全面抗戰局勢以後，在淞滬戰路上是一個重要的據點。在這兒犧牲了無數愛國志士，民族英雄，他們拋頭顱，灑熱血，抵抗殘暴，倭寇，爭取國家的獨立，民族的生存。蔡將軍丙炎，就是爲保守羅店而壯烈犧牲的一位。

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，敵軍第十一師團多田駿部三千人左右，從川沙口登陸，占據羅店北面的陸家宅、沈家宅之線，企圖襲取羅店這一個重要據點。蔡丙炎旅長奉命率領五千健兒，星夜趕往抵禦。他周密地迅捷地督率部下構築了陣地，然後在陣地前方的一個險要地方，埋伏着一排士兵，鎮靜地防禦着。

時間是在午前二時，天色昏黯，人聲寂靜，象徵着中華民族所處的境遇。偶然有斷續而稀疏的槍聲，從遠處傳來，我們的健兒並不理會，沈着地各守住崗位，暫作休息，準備拂曉時的廝殺。

不一會，陣地前面突然傳來一陣密集的槍聲和沈重的手榴彈聲，幾分鐘後，就沈寂地沒有一點兒聲息。

十分鐘後，那個派去埋伏的排長來報告。他說，敵兵兩排，偷偷地企圖襲我陣地。他約束部下不得妄動，直等到敵我相距五十公尺，計算在有效射程的距離間，才把二十多顆手榴彈一齊擲過去，接着是猛烈的幾排槍，隨後就擎起步槍，挺着刺刀，一陣衝鋒，兩排敵兵殲滅了，少尉成田三也斃斃了，還搜獲得敵方兵力部署一紙和軍事地圖一幅。

智勇兼備的蔡將軍，看了一下手表，時間是半夜的三時三十分。他把那勝利品檢閱了一會，就派勤務轉送到師部。接着，他就堅決地下令準備總攻擊。

寥闊的天空，雖然仍是一團漆黑，可是遙遠的東方已經透露出的一線淡白色的曙光，小星兒也不像半夜裏那麼的密，那麼的閃爍着明亮的眼睛。

前鋒部隊個個非常興奮，涼快的曉風，一陣一陣地撲面吹來，加強了殺敵的精神。他們屏息靜氣地向目的地急速進展。一陣密集的槍聲過後，前鋒李團很順利地占領了敵軍的前哨陣地。時間剛是黎明前的四時三十分。

占領了敵軍的前哨陣地，才確實知道大隊敵軍盤踞在陸家宅；蔡將軍忙命李團乘勝推進，搗毀敵軍的巢穴。英勇的健兒們，一奉命令，個個奮不顧身，勇往直前；經過了一陣猛烈的射擊，一陣猛烈的衝殺，三千敵兵，已經死傷了大半。

敵軍快要全部潰敗的時候，增援的部隊趕到了，於是重整陣容，開始反攻，優越的砲火，連續地猛烈射擊，剎那間，槍聲、砲聲、飛機擲彈聲、雙方肉搏吶喊聲，驚天動地，喧嚷成一片。

正在戰鬥極度緊張的當兒，蔡將軍接二連三地得到惡耗：張營長陣亡了，李團長負傷了，魏營長掛彩了，部下士兵的傷亡也很慘重；而敵方卻在源源地增援。顯然是敵衆我寡，敵強我弱的形勢。可是沈毅的蔡將軍一點不慌張，他一面命朱團增援左翼，一面指定

了李團的代理指揮，又把旅部推進了百多公尺，便利自己去直接督戰。於是他堅決地下了
一道命令：

「本旅將士，誓與陣地共存亡；前進者生，後退者死，其各凜遵！」

時間已到午後零時三十分，夏末秋初的陽光，熱烈地射在為民族奮鬥的健兒們的身上，燃起了他們心頭的怒火，鼓起了他們全身勇氣，齊向陸家宅的敵軍陣地衝殺。敵兵因有第二次的增援部隊到來，更加頑強抵抗；敵機也來助戰，飛蝗似的投下了炸彈。我們的忠勇的健兒們一排倒了，一排跟着衝前去，戰鬥是到了萬分緊張的階段。

蔡將軍決心要保守羅店這一據點，就帶領特務排和朱團第三營的士兵，向敵陣突擊。全旅官兵，益發感奮，隨着長官拚命衝殺。一陣混戰，殲滅了許多敵兵。可是我們的蔡將軍，不幸被一顆子彈貫穿了胸膛。這位忠勇的將軍，還是站着，揚着手，高呼「前進……前進……」。等到左右護兵和看護來替他綁紮傷口的時候，他才倒下去。可是「前進」的呼聲，還從他最後的微弱的呼吸中，斷續地喊出來，直到他雙目闔閉為止。

姚子青死守寶山城

八一三揭開了全面抗戰的序幕，暴敵在淞滬吃了一次大敗仗，急忙調集海、陸、空軍，集中在長江口和黃浦江一帶，大舉進攻。

姚子青營長率領五百個健兒，奉命防守長江和黃浦江會合處的寶山。這是一個海濱的重鎮，卻無堅固的防禦工事。一座小小的古老城垣，孤立在白茫茫的海邊。周圍是一片青青的草野，前面對着長江，後面接連楊行，右面可以望見一二里外的吳淞口，左面是獅子林和瀏河口；前後左右，敵軍都可進攻。保衛這個無險可守的古老縣城，委實是艱難的任務。

英勇的姚營長，盡了最大的努力，保衛這一個據點。自八月十三日起，江中的敵艦，日夜用大砲猛轟；幾次用小船，滿載着敵兵，企圖強渡，都被我軍用機關槍掃射，敵兵死的死，傷的傷，沈溺的沈溺，終於不能竄上岸來。在吳淞口登陸的敵兵，幾次三番猛撲過來，我軍守候在郊外，迎頭攔殺，敵兵殲滅了許多，只得退回去。二十天以來，敵兵幾次進攻，死傷了很多士兵，消耗了很多軍火，而我們的寶山城依然無恙。

敵軍慘敗以後，又羞又怒，自然更加緊了進攻的野心。九月五日上午，敵艦三十艘，集中在吳淞口，艦上的全部排砲，向着寶山城密集地猛轟；同時，坦克車保護着大隊步兵兇猛地衝鋒。姚營長一面指揮砲兵開砲還擊；一面抽調一部分隊伍，開出城去，埋伏在半路上截殺敵兵。當敵軍的坦克車浩浩蕩蕩地駛近來時，我們的健兒個個奮勇衝出去，生龍活虎似的搏擊。敵軍猝不及防，倉皇應戰，一時間衝殺聲、槍砲聲、炸彈聲，震天動地。相持了一點多鐘，屍積如山，血流成渠，敵軍終於不能支持而敗退了。敵軍又增加了援

兵，二次進犯，又被我軍打退了。這樣三次、四次……的血戰，連續了一晝夜。敵軍的砲火雖然猛烈，竟不能攻破古老的寶山城。

六日上午，敵軍再在吳淞口調集二十多輛坦克車，掩護步兵攻城；仗着密集的砲火，轟開了一條血路，二千多個敵兵，潮水似的向着寶山城衝鋒。我軍一面開砲還擊，一面衝出反攻。敵軍屢進屢退，變成拉鋸式的爭奪戰。相持了半天，敵軍死傷很重，才全部退回吳淞。

二點鐘以後，得到緊急情報：敵軍又增加大批生力軍，分幾路來犯。姚將軍一營弟兄，苦戰了幾日幾夜，只剩四百多人，單薄的兵力，那裏能夠抵禦幾路來圍攻的大隊敵軍；而且彈丸似的寶山城，並無銅牆鐵壁的堡壘，事實上很難堅守。因此，他想請團部增援，不料，有線電已被敵軍破壞了，無線電發出的危急報告，也沒有回音。於是整個縣城成了火海中的孤島，前有大敵，後無援軍，陷在極度危險的狀態中。

城外的工事，已被砲火完全毀壞了，四百個弟兄放棄了城外的陣地，死守着殘敗的城垣。「轟隆」的一聲砲響，一大段城牆倒塌下來，二百多個弟兄都轟成了一片血糊。

「趕快從西門退出去罷！營長！」營部的書記向營長姚子青說。

「不，我奉命死守寶山，寶山便是我的墳墓。寶山存，我們也存；寶山亡，我們也亡。況且我們還有殺敵的力量，我們還有殺敵的子彈，我們要死守寶山！」姚營長堅決地

回答。

大隊敵軍，急速地推進，從城牆缺口紛紛衝進城來；守在城牆口邊的弟兄，馬上搖動機關槍，劇烈地掃射，一批一批敵兵的屍首，立刻把缺口填滿了。後面的隊伍，慌忙地向城外潰退。

「轟隆」又是一聲砲響，另外一段城牆又倒塌了。在飛機大砲的掩護下，又衝進了一大隊敵兵。

「衝鋒」！姚將軍大聲地叫喊。伏在防禦物後面的一百多個弟兄，都跳出來，擎着槍桿，奮勇地向前衝去。

全城的市街，都變成了戰場，只聽得槍砲聲、轟炸聲、喊殺聲、慘哭聲；滿眼是牆塌壁倒的屋子，橫七豎八的屍體。城裏的漢奸，乘機放火，街頭燃起了熊熊的火焰，成爲一片火海。老百姓滿街狂奔，搶天呼地的號哭着。姚將軍眼看着這種悲慘的景象，也不覺掉下淚來。但他更加強了報仇殺敵的勇氣，指揮着英勇的部下，跟敵兵肉搏。一陣猛烈的衝刺，敵兵又向外潰退了。

接着，三十隻敵艦連續地開着重砲，二十架敵機更番的猛烈轟炸，彈丸像雨一般地落下來。同時，大隊敵兵又衝進城來，街巷中再度展開了肉搏戰。

「營長，退出去罷！我們只剩十幾個弟兄了！」部下又勸營長不必死守孤城。

「不，寶山是我們的墳墓！」姚將軍決心和陣地共存亡。

槍聲像鞭炮一般地爆炸，姚將軍的胸口中的一彈，身旁的衛兵，也一齊倒下了。他一手按着傷口，一手高高地舉起來喊着：「弟兄們！殺上前去！」

八百孤軍力抗強敵

英勇的我軍，在淞滬一帶，跟暴敵死拼了三個月，殲滅了整萬的「皇軍」，倭寇受了絕大的教訓，打破了「速戰速決」的迷夢。到了十月下旬，形勢轉變：大場失守，浦東淪陷，整個大上海已給暴敵層層包圍了。我軍爲了消耗戰的目的已經達到，就決定轉移陣地，退出淞滬。八十八師謝晉元團附和楊瑞符營長奉命率領八百壯士，扼守要隘，攔擊敵兵，掩護我軍向西撤退。

那時候，閘北一帶，處處大火，烈焰飛騰，烟霧彌漫；所有防禦工事，已經給暴敵完全摧毀，滿眼是斷垣殘壁，瓦礫灰堆。八百壯士，在艱苦的環境中，英勇地擔負起這偉大而嚴重的使命，使我軍安全撤退。

在靠近公共租界的北面，有一座鋼骨水泥的建築物，巍巍地屹立在蘇州河邊。這就是「四行倉庫」。這倉庫是一座七層樓，三面是堅固的牆壁，靠南一面開着窗口，可以望見對河的公共租界。八百壯士在十月二十六日的半夜裏，開進了這個天然的堡壘——四行倉

庫，立即在四周構築了防禦工事，並用砂包堵塞住窗口，架着機關槍；同時又儲藏了軍火，準備着糧食、飲料、柴草。忙了半夜，才部署停當，只等敵兵來送死。

二十七日正午，敵軍開始搜索前進：先用大砲轟射，接着就一面放火，一面推進。到了下午，大隊敵軍漸漸地逼近了，我們的壯士就「機關槍猛烈地掃射，迫擊砲猛烈地轟打。經過了三小時的激戰，消滅了七八十個「皇軍」。從此，敵軍膽落魂消，不敢明目張膽地進攻了。

駐守在對面蘇州河邊，垃圾橋附近的英國兵，眼見八百孤軍，身處絕境，不由得激起了同情，很誠懇地勸告謝團附解除了弟兄們的武裝，放棄據點，退入租界的安全地帶。謝團附堅決地謝絕了，他說：「軍人的唯一職責，是保衛國土；未奉命令，決不放棄陣地。我們都抱爲國犧牲的決心，就是只剩一顆子彈，也要跟敵人拚；我們情願把最後的一滴血，灑在這塊陣地上！諸位的盛意，固然十分感激；可是不能接受」。

敵軍固然無法可以攻破四行倉庫；可是我們的八百壯士，被敵軍四面包圍，也無法和外界通信與取得接濟。幸虧有一個四十一號的女童子軍楊惠敏，願意冒着絕大的危險，擔任交通工作，才解決了這層困難。她左腳縛着話筒，右腳縛着電線，在槍林彈雨中泗水來往，運送物品，傳遞書信。二十八日下午，這位勇敢的女童子軍，向上海市商會徵求了一面大國旗，又來到四行倉庫。壯士們看見了，非常高興，立刻把這面「青天白日滿地紅」

的旗，高高地升在四行倉庫七層樓的屋頂上，獵獵地隨風飄展，壓倒了周圍的太陽旗。弟兄們爲了這一面旗的啓示，受了這女童子軍的鼓勵，更加強了死守的決心。於是每個人都寫了遺囑，傳遞出去。

從此以後，八百壯士更決心跟敵人死拼，更決心死守閘北的最後一個要點，於是連續展開了一幕幕的英勇戰鬥。

一次是在黑夜裏，十多個敵兵，帶着斧頭，偷偷地跑到門口，想撬開了大門衝進去。扼守窗口的壯士瞧見了，使勁把手榴彈投下去，打倒了四五個敵兵，其餘的敵兵嚇得倉皇地逃竄。

又一次也是在黑夜裏，十多個敵兵，帶着火油，沿着牆壁爬過來，想用火攻。我們的勇士發覺了，裝作沒有知道，等到靠近窗口時，才拋下迫擊砲，把十多個敵兵都消滅了。又一次是在黎明時候，敵軍在河邊打着旗語，抽調一批部隊猛衝過來。一個壯士看見了，忙把手榴彈縛在腰裏，突然從六層樓的窗口跳下去，「轟」的一聲，這忠烈的壯士跟衝過來的三十多個敵兵同歸於盡。

又一次也是在黎明時候，敵軍施展狡計，把砂包逐漸移動，步兵也逐漸推進，漸漸地逼近四行倉庫。我們的壯士早已窺破敵軍的狡計，等他們到了有效射程的距離內，才放機關槍，拋手榴彈。敵軍黔驢技窮，只得改變戰略，包抄西北角上的後路，在交通銀行的屋

頂上、架起小鋼砲，四行倉庫被擊穿了四個洞口；弟兄們很快地就把機關槍架在洞口，對着敵兵掃射，接連射倒了四五十個敵兵。等到後面的大隊敵兵衝過來時，守候在三層樓上的壯士，就連續用手榴彈、迫擊砲，又消滅了許多敵兵。

這樣，敵軍一次一次地進攻，一次一次地失敗。我們的壯士卻悠然自得，有時在窗口招着手，敵兵一見就沒命地逃；有時故意用木桿挑着鋼盔，在窗口搖動，敵兵一見，就用機關槍集中掃射。引得隔河駐防的英兵哈哈大笑，原來「皇軍」都是草包。

最後的一個晚上，在大砲隆隆聲中，最高統帥的密令到了。謝團附看了一會，只是發呆。沈默了半晌，才說：「這是最高長官的命令，叫我們今天晚上退出四行倉庫」。

「報告團附營長！我們情願死守，我們要求光榮的死！」一個弟兄激昂地說。

「是的！我們是奉命死守，我們也是奉命撤退！……軍人應該遵守命令！」

團附營長和弟兄們一齊痛哭。於是在敵軍的砲火中，八百壯士衝破了火網，退出了連守四日四夜的四行倉庫。

飛將軍壯烈殉國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飛將軍閻海文壯烈殉國。

八一三東戰場的戰幕揭開以後，我國的神勇空軍，便負起保衛祖國領空的任務，翱翔

在汪洋的海面，嶙峋的山巔，廣闊的田野，發揮威力，轟炸敵艦，殲滅敵兵，截擊敵機；建立了不朽的功績。

八月十七日早上，閻海文將軍奉命飛往淞滬，偵察敵情。他駕着一架霍克驅逐機，從揚州機場起飛，輕鬆地向着目的地急進。

吳淞口邊，黃浦江上，停着許多面目猙獰的敵艦，煙囪裏冒出的縹緲濃煙乘着輕微的晨風，吹散開去，夾雜着火藥氣味。海濱江邊的忠勇戰士，正和敵軍作殊死戰。我們的神鷹，便在這時候，突然出現在淞滬的上空。

「轟隆！轟隆！……」，敵軍高射砲連續地集中射擊，天空組成了強烈的火網，包圍了這架孤獨的霍克驅逐機。牠既不能上騰，也不能下降，前進無路，後退無門，左衝右突，終於跳不出砲彈空炸的範圍，突然尾端冒出一縷青煙，接着機身就搖搖擺擺地失去了平衡，顯然是油箱和發動機都已中了砲彈。在快要變成尾旋的一剎那間，一個小黑點從機座中跳了出來，一轉瞬間，便變成一朵美麗的天花，渾圓，潔白，徐徐地自上下下降。不幸降落的地點，恰在敵軍的陣地。

陣地上的敵兵，看見我國的飛將軍從天而降，一個個跳出了戰壕，向降落的方向奔過去；他們抱着又驚又喜的心情，從四周包圍上去，想捕獲這個寶貴的「俘獲物」。

英武的閻將軍沈靜地站在一個墳山上，獵獵的江風，吹在已經撕破了好幾處的飛行衣

上，飄飄地舞動。他的前後左右，已經包圍着幾百個敵兵。他雖然單獨一個人，雖然已經離開了鐵鳥，可是在這許多矮小的寇軍的面前，卻顯得偉大而凜然不可侵犯。他像一座受羣樹拱衛的泰山，不可搖撼。

「活捉！別傷害他！」寇酋在後面發着命令。接着用不純熟的中國話，對着閻將軍說：「你趕快解除了武裝，投降皇軍！」

閻將軍眼見面前盡是殺人放火恣淫擄掠的殘暴獸軍，又聽得了寇酋那幾句侮辱他的話，他的血液沸騰了，眼睛冒着火花，額上暴起了一條條的青筋，臉色由緋紫變成了鐵青，滿腔悲憤，無法遏止。他想破擄是絕大的恥辱；萬不可貪生怕死，而在祖國的空軍史上染上不可洗雪的污點；不過不殺死幾個眼前的敵人，而白白地犧牲也太不值得。於是從腰間拔出自衛的左輪手槍，「翻！翻！翻！」接連三響，三個寇兵應聲倒下去了。包圍在周圍的敵軍，頓時慌亂了：有的散開去，有的舉起三八式的步槍，有的趕回陣地去拿機關槍，有的臥倒在有隱蔽的後方。

「喂！放下手槍來！否則，打死你！」會說幾句中國話的敵兵呼喊著。

答復的是「翻！翻！翻！」兩響，說話的敵兵又倒下了兩個。其餘的倉皇地臥倒，舉起槍桿，準備射擊。

「要捉活的，不准傷害他！」寇酋恐怕部下開槍，嚴厲地大聲喝住。他並懷着好

意，而是惡毒的心理，想從俘虜的口裏，探得我軍的祕密。

閻將軍的心要裂開來了！望着身邊擎着槍桿的獸軍漸漸地逼近到三十公尺的距離了。他擡起頭來，頭上是祖國的純潔的青天；他低下頭去，腳底是祖國的芬芳的草地；他懷念着祖國的山河，家鄉的田園，被獸軍踐踏；全國的同胞，自己的骨肉，被獸軍蹂躪。遠遠地傳來一陣槍砲的聲音，那是不願做奴隸的祖國的兒女們，正在跟敵人拚死血戰。他心裏一陣悲憤，一股熱血，直衝上腦門。他想現在該是生命結束的時候了，只是國仇未報，家恨未消，死不瞑目。

於是，他面對着祖國的蒼天，恭恭敬敬地立正，默默地念着：「再會罷！我的祖國！」他就舉起手槍，對準自己的太陽穴，把那最後的一顆子彈，扳機發射。卽的一聲，那危崖般的軀體，轟然崩倒下來，一股鮮紅的血流，掛在似笑非笑的頰上。

中華民國飛將軍的壯烈殉國，就是敵國的將士，也深深地感動，埋葬忠骨，表示敬意。敵國的報紙上，也贊歎「中國已非昔日之支那」！

閻將軍於民國五年誕生在遼寧省的北鎮。這一個縣城，三面環繞着秀麗的山水，一面臨着交通要道的北寧鐵路，雖非世外桃源，卻是可以自耕自食的樂土。童年時代的快樂家庭中，除了父母以外，兩個哥哥，兩個弟弟，還有兩個姊姊，連他自己一家九口，過着優裕的生活。父親在軍界服務，公餘時候，常講古代英雄岳飛、文天祥等的忠心衛國的故事。

事，而且常領他到軍營中去玩。在他幼稚的心靈上，已深深地印上對於軍人景仰羨慕的印象。他在縣城裏的崇一小學畢業以後，考入省城裏的一個私立中學。不幸在畢業的前一年，九一八事變發生了。他不願做順民，受敵人的壓迫，就離開了故鄉，去到北平。無親無友，孑然一身，艱苦奮鬥，修畢了中學課業。他爲了保衛祖國的獨立，民族的生存，維護世界的和平與正義，毅然決然地投考航校。他從入伍到學業完成，都是在奮發努力中求心得，求進步，因此，得到同學的愛護，官長的信任。畢業以後，加入新成立的二十五隊驅逐第五大隊的一個中隊。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淞滬戰事發生後，奉命調防揚州。十七日晨，他單獨駕駛一架霍克驅逐機，升入祖國的天空作戰，不料竟一去不返了。

老英雄慷慨成仁

敵軍占據武漢以後，妄想肅清華北各部游擊隊。二十七年十一月九日黃昏時分，聊城發出空襲警報，敵機三架，從西南飛來，向臨清竄去。敵機的夜間出動，正是所謂掃蕩的開始，進攻游擊區的尖兵活動。

十三日夜裏九點鐘，聊城得到緊急情報：平原敵軍擾恩縣，禹城敵軍窺高唐，德縣敵軍西犯鄭家口，齊河敵軍西侵長清潘家店，平陰敵軍在胡西渡河，犯牛角店，東阿敵軍在香山偷渡，進犯聊城：當夜各路都已開火了。敵軍這樣的大規模進攻游擊區根據地，顯然

是有計畫的行動。

十四日上午九點鐘，東阿敵僞軍千餘人，到達聊城東南五官廟一帶；而且有飛機三架，掩護二十多輛汽車，在聊城十八里李海霧村，強渡運河。自衛團壯丁被敵軍的猛烈砲火壓迫，終於無法抗拒。到十一點鐘，敵軍的騎兵，迂迴到城西南；另一部在東南面進攻，在徒駭河一帶，和我軍發生激戰。

原來東阿聊城間，和平陰聊城間的公路，早經破壞，而且配備着有力的部隊防守。可是敵軍利用漢奸做嚮導，從兩條公路間的捷徑衝過來，到正午時分，已將聊城三面包圍。我們的民族英雄范老將軍，坐鎮城關，指揮一營保安隊及其他游擊隊伍死守。

范老將軍築先，山東省館陶縣人，東北講武學堂畢業，歷任縣長、旅長、師長、參謀長等職。自全面抗戰開始以後，他任山東省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，率保安隊一營，駐守在黃河北岸的聊城。那時候，德州淪陷，黃河吃緊，抗戰已達嚴重階段。年近六十歲的范老將軍，在魯西平原形勢於我不利的地域，訓練農民，改編潰兵、土匪，收容文化青年，在短時期內，他組織成三十五個游擊支隊，每隊都是抗日的勁旅，可調動作戰的人員，達三萬餘。武器取自倭寇，給養籌於民間。不到一年，作戰一百多次，收復了五十多個縣城。不料，這位民族英雄范老將軍，竟在聊城一戰，而慷慨成仁。

十一月十四日敵軍和我防禦聊城東面的戰士交鋒以後，展開激烈的戰爭。這天上午，

敵軍的汽車衝入東關，我軍用大刀、手榴彈、白刃肉搏。一時間，敵兵的屍體百餘具，橫陳在東關大街。到了下午，敵軍又來幾次猛攻，也全被打回去；而且在魯仲連臺下，中我地雷，殲滅了敵兵七八十人。這天晚上，范老將軍一面嚴密布置城防，一面調集後援部隊，準備作一次內外夾擊的決戰。聊城四周，雖然已給敵兵包圍，可是電話線沒有完全割斷。深夜十二時，范老將軍打電話給距離聊城四十里的博平，和距離聊城七十里的莘縣兩縣長，叫他們急速調派援兵，並轉電各部隊速開聊城附近，在敵軍尾後包剿。這樣，不但可以殲滅全部敵軍，聊城之圍也指日可解。

在形勢極度緊張的時候，縣長鄭佐衡、軍法處長劉佩之擔任西門城防；祕書主任趙玉波、參議張郁光擔任南門城防；保安隊營長陸子衡、政治部主任姚第鴻，擔任北門城防；游擊隊營長林雲堂騎着馬，在城裏東奔西馳，布置巷戰。

十五日拂曉，敵機三架，環繞着城牆低飛，偵察我軍的防務；並用機關槍掃射碉堡上的散兵線；同時，大砲密集排射，掩護敵兵爬城。城上的我軍，用大刀、手榴彈死拼。可是北、西、南三面的敵兵，終於在猛烈的砲火中衝上了，城上守衛的將士，盡了最後的努力，全部爲國犧牲。

范老將軍親率部下百餘人，擔任東門的防務。敵軍用大砲轟，用坦克車衝，最後在機關槍密集掃射的掩護下，東城也爬上了敵兵，可是全數被消滅了。范老將軍從東城下來，

才知城中心的光嶽樓已被敵兵占據，東城門也被坦克車攻破，大隊敵兵已經進城了。范老將軍帶了十多個護兵，轉往北城去察看，可是北城也已失守，敵兵蜂擁似的衝進城來；這樣我們的老英雄，就陷入敵軍的包圍中。

范老將軍見大勢已去，吩咐他的護兵自尋生路。護兵們個個痛哭失聲，都願拚命殺出重圍，保護將軍出險。范老將軍卻大呼「中國萬歲！殺敵到底！」隨後，拔出自衛的手榴彈「砰」的一聲，完成了「不成功即成仁」的志願。他的部下，深受將軍偉大人格的感化與教育，沒有一個不痛哭流涕。結果，十多個護兵也壯烈地自殺殉職。

敵軍自十五日晨九時進城，沒有退出的我軍，英勇地在街巷抵抗。直到傍晚，槍聲才沈寂，整個城池也全部陷落。

聊城失守後，我軍的反攻部隊，幾次攻到聊城近郊，並且一度占領南關。直到十一月三十日總反攻，聊城才告克復，才覺得范老將軍的遺體，才證實了老英雄殉國的消息。幾萬武裝的游擊隊和魯西的幾百萬民衆，比遭受「不共戴天」的父母之喪還悲哀！個個摩拳擦掌，悲憤填膺，都願意以自己的生命爲范老將軍復仇！

猛將軍盤腸大戰

「兄弟們！努力殺敵！……殺盡倭寇，死也甘心！……弟兄們！……努力……殺……

敵——這是狄連長臨死時候激勵他的部下的話。這悲壯的呼聲，現在寫來，還像見其人，聞其語，活躍在紙面上。這不死的精神，永遠留在天地間！這不朽的功績，也永遠留在中華民族的抗戰史上！

是的！中華民族的兒女們，和倭寇結下了「不共戴天」的冤仇，非得拼個你死我活，尤其擔負着保國衛民責任的軍人，誓必殺盡倭寇，爲國家爭生存，爲民族爭自由、平等。在山西雁北，大同一帶抵抗倭寇的我軍，變更作戰計畫退守滹沱河東岸以後，這一年的春天，敵兵進犯汾陽公路，在川口一帶展開了激戰。狄連長奉命據守東溝大路，截擊敵兵。他督率全連弟兄，布置了陣地，準備死守。雖然兵力武器都不及敵軍優越，個個弟兄卻能英勇地拚命衝殺，血戰了一晝夜，殲滅了許多敵兵。可是敵兵源源地的增援，軍火源源地的接濟，竟用幾倍的兵力，猛烈的砲火，壓迫我軍陣地。我軍艱苦地抵抗了多時，敵兵漸漸地逼近了。狄連長率領部下，跟敵人肉搏，接連十多次，又殲滅了許多敵兵。可是，我軍的少尉排長鄧寬陣亡了，中尉排長李慶年受重傷了，士兵也接二連三地傷亡了。一連士兵，只剩了十多個人，而且右翼已被敵兵包圍，形勢顯然是十分危急了。

當大隊敵兵衝近我軍陣地，兩方混戰的時候，忠勇的狄連長就拿着手榴彈連續地向敵兵猛擲；部下的士氣，也極振奮，勇敢地向集中的敵兵衝刺。一時間，刀光、火光，槍聲、爆炸聲、喊殺聲、慘叫聲，驚天動地地鬧成了一片。敵兵血肉橫飛，一個個屍首倒在

陣地前面。不幸，一顆砲彈射來，竟中在狄連長的腹部，頓時肚子裂開，腸子一段段地流了出來。忠勇的狄連長想到自己的生命將在頃刻之間結束了，他就盤着彎曲的腸子，灑着鮮紅的熱血，鼓着僅存的勇氣，大聲呼喊：「弟兄們！努力殺敵！……殺盡倭寇，死也甘心！……弟兄們！……努力！……殺……敵！」終於投出了最後的一顆手榴彈，向「皇軍」索償了幾倍的代價，而悲壯地殉國。

這位壯烈犧牲的猛將軍狄連長，名樹桂，號馨齊，故鄉在山西趙城。他信仰三民主義，痛恨軍閥誤國，因此在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候，投筆從戎，加入奮勇隊，經過望都，攻破滿城，一直打到北平，建立了光榮的功績。後來回到太原，進北方軍官學校，再受訓練。自暴敵在盧溝橋啓釁，展開了全面抗戰的局勢以後，他任某師某旅某團某營某連的連長，在山西參加雁北、大同一帶幾次激戰，消滅了許多倭寇。尤其在死守崞縣東門那一次，功勞最大；全連士兵只剩六七人，東門終於沒有被敵軍突破。不料在川口之役據守東溝大路，竟因寡不敵衆而爲國捐軀。時年三十三歲。

勇戰士裸體殺敵

倭寇在臨沂慘敗以後，老羞成怒，急想報復，就大舉進犯徐州，企圖速戰速決，保全「皇軍」的體面。於是由磯谷統率第十師團，板垣統率第五師團，共計四個旅團，八個聯

隊，都是最精銳的部隊，而且配備着大量的飛機、重砲、坦克車，嘯聚在聚莊一帶。二十七年三月下旬，敵軍主力二萬多人，從聚莊沿着台聚支線，浩浩蕩蕩地殺奔台兒莊。

台兒莊是山東南部的一個小鎮，形勢並不險要，沒有高大的城牆，堅固的防禦工事，全憑忠勇將士的血肉，築成徐州外圍的重要屏障。敵軍妄想一鼓作氣占據了這一個據點，南下襲取趙墩，切斷隴海路，進窺徐州，威脅武漢。敵軍的戰略，我軍早已料到，而且也有早有準備；於是誘敵深入，一舉殲滅了「皇軍」的精銳，粉碎了倭寇打通津浦路的迷夢。在台兒莊殲滅「皇軍」的精忠衛國的將士，有的力戰不屈，有的負傷不退，有的死守陣地，殉職成仁，造成了可歌可泣，亦悲亦壯的光榮的紀錄。如今單敘防守台兒莊北站的高營長率領部下裸體殺敵的故事。

高高的個子，結實的肌肉，紫醬色的皮膚，四十以上年紀，滿臉絡腮鬍子，一個顧衣似的大嘴，銅鈴似的兩隻大眼，中間嵌着一個高峯似的大鼻子；配上一對鐵棒般的鋼柱般的腿子，濃濃地生滿着黑毛；志高氣壯，挺胸凸肚，活像三國演義上的張飛；這位猛將，就是防守台兒莊北站，殲滅「皇軍」的高營長。常言道「強將手下無弱兵」，真的，高營長部下的五百個弟兄個個是好傢伙，銅筋鐵骨打成的體格，生龍活虎一般的精神；練得一身好武藝，打槍、舞刀、衝鋒、肉搏樣樣都來得。不用說打仗是拿手好戲；殺日本鬼子更加配合胃口，自然要獻出全副的好本領，不肯放過難逢的機會。

且說這一天的早上八點鐘光景，敵軍蠢動了，稀疏的砲火，零零落落射在我軍陣地的前面；隔了半個鐘頭，漸漸緊張起來；不多時，大砲越開越急，雨點似的彈丸密集地打過來。我軍愛惜軍火，未到有效射程的距離間，不肯浪費子彈。五百個戰士，心在跳動，血在沸騰，恨不得馬上還手，殺一個痛快；只是未奉命令，只得蜷伏在戰壕裏準備着候着。這樣又過了多時，大家委實不耐煩了。

「日本鬼子王八蛋！都是亮眼睛子！你瞧！一顆一顆砲彈都落在空地上，沒

中我們的陣地！」原來敵軍毫無標的，只是盲目地發射廉價的砲火。一個弟兄李得興心頭氣悶，不由得笑罵起來了。這一罵，消散了緊張沈寂的氣氛，壕溝裏顯得很活躍。

「咱沒見過他媽的這些日本矮傻瓜！」在李得勝右邊的王立功又好笑，又好惱，也接着破口大罵了。

「轟！」冷不防一顆砲彈從對面射過來，落在壕溝外面開了花，飛起一大塊堅硬泥土，打在王立功右邊的張小三頭上；張小三「哎喲」地叫了一聲，跳起幾尺高，那塊泥土卻已掉在王立功的腳邊了。大家一陣歡笑，笑得嘴都合不攏。

敵軍亂開了一陣大砲，看見對方毫無動靜，認為北站空虛，我軍已經撤退，於是大膽地向前推進。當敵軍逼近我軍戰壕時，五百個戰士都緊緊地擎着槍桿，瞄準着衝鋒前進的鬼子猛烈射擊，鬼子擋不住，倒了一排，又衝上一排，這樣，殲滅了好些「皇軍」。可是

頑強的敵軍，卻也不惜犧牲，依舊靠着砲火掩護，漸漸地挺進，漸漸地距離北站很近了。

這時候，高營長急得心頭冒火，睜着銅鈴似的大眼睛，恨不得把鬼子一口吞下肚去，出一口氣。他想鬼子衝上來，正好跟他肉搏，殺一個痛快。他趕忙撕去身穿的一件軍衣，露出紫醬色的結實的肌肉，把子彈袋緊緊地縛在肩膀上，右手握着一把雪亮的大刀，張開血盆似的大嘴，發出洪鐘似的叫喊：

「弟兄們！怕死不怕死？」高營長急促地問着。

「不怕死！」「孫子才怕死！」五百個好弟兄堅決地怒吼着。

「好！」高營長興奮極了。「不怕死的弟兄快把上衣脫光，跟我老高衝上去，跟鬼子拼！……」他擎起大刀，老虎一般的咆哮着。

五百個戰士迅速地脫去了上身的軍服，幾個性急的弟兄，來不及解鈕扣，竟不顧衣服，只一撕，就撕去了。於是一個個擎着銳利的大刀，跳出了戰壕。

「殺！」一聲吶喊，五百個赤膊的戰士，潮水一般地衝上前去。這一支「突如其來」的奇兵，把「膽小如鼠」的鬼子怔呆了；他們竟認為從天下降的神將，一時失去了抵抗力。

「弟兄們！大刀向鬼子的頭上砍！」在陣前指揮的高營長命令他的部下拚命。

「嚓！嚓！嚓！……」刀光映着陽光，閃閃地在空間搖幌；「皇軍」的頭顱一個一個脫離了軀幹，滾下地來。霎時間，吶喊聲、爆炸聲、淒厲的哀號聲，交織成一片，戰鬥到

了白熱化。

我們的戰士，使出全身的好本領，衝來撞去，揮動着大刀，砍瓜切菜似的斬殺；鬼子的血，塗紅了戰士的面孔、臂膀、胸膛，……全身增添了無限光榮的色彩。

李得勝殺得性起，覺得下身還穿着袴子，礙手礙腳的殺不痛快，竟猛的一撕，把袴子也撕去了，赤條條地衝到陣前，瘋狂似的砍殺。

那邊王立功殺得急了，猛的一刀砍下去，只聽得「噹」的一聲，雪亮的刀鋒上，冒出一星火花，刀片飛出了一丈多遠，手裏只剩了半截刀柄；原來一刀砍下去，砍在一個鬼子的鋼盔上。那個鬼子也很機警，忽的轉過身來，尖銳的槍刺對準着王立功的胸膛，只待要刺。在這一瞬间，冷不防「嚓」的一聲，一把刀子飛過來，砍在鬼子的腰部，接着「哎喲」一聲，鬼子倒在地上，槍桿也拋了出去；王立功眼快手快，趁勢檢起了那把刀子，再在頭頸裏加上一刀，把這鬼子送進了鬼門關。王立功回轉身來，看見斷了一隻腿子的張小三坐在地上對他笑，原來他看見鬼子要下毒手了，忙把手裏的刀子向鬼子的身上擲過去，救了王立功的急。

「弟兄們！衝啊！殺啊！……」高營長雖然已經受傷了，還是拚命地叫喊，拚命地衝殺。

一場惡戰，繼續了幾個鐘頭，結果是「皇軍」慘敗了，死的死，傷的傷，投降的投

降，潰散的潰散，鬼子只怪爹娘少生了兩條腿，不得逃回東洋大海去。這一回，自誇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的「皇軍」，受了出於意外的教訓，竟垂頭喪氣，失去了威風。

高振東橫渡長江

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夜半，馬當要塞守備隊，奉命轉移陣地。

一個要塞守備隊的戰士高振東，在敵軍砲火劇烈射擊的時候，暗暗地躲藏在樹林裏，沒有跟上大隊，一同退走；也沒有被敵軍搜獲。當時敵軍的虛實動靜，他完全看在眼里。他想立刻回到自己的隊伍裏去，把所見的敵軍實情，向長官報告，以便反攻。

可是整個要塞已給敵軍占領；周圍也有敵軍布防。一個戰士，好比入籠的鳥，落網的魚，身體已經不能自由活動，怎麼能夠衝出敵軍的包圍圈而跑回自己的隊伍裏去呢？

這位戰士煩悶地躊躇地暗暗地獨自思索着。他想，自己的生命，固然算不了甚麼，生死存亡，早已不放在心上，可是回隊報告所見的敵情，準備反攻，關係委實很是重大。因此，他決心設法繞道回到自己的隊伍裏去，完成所負的使命。

他打定了主意，連夜出動，爬過了一重一重的山頭，一叢一叢的樹林，走了許多路，不料又闖進了敵軍設防的陣地。他遠遠地瞥見一個敵兵，在前面走來走去；他知道這一定是敵營中的哨兵。爲了保全自己的生命，爲了消滅敵方的兵力，非先下手幹掉這個「皇軍」

不可。於是，他急急忙忙地奔過去，乘着那個哨兵沒有提防，就在他的背後，奪得了他的槍桿，順手把槍頭上的刺刀，對準哨兵的背心，猛力地只一刺，刺穿了胸膛，鮮血直噴出來，頓時撲倒在地上。這條「皇軍」的狗命，就在一剎那間結束了。

高振東翻山越嶺，奔走了半夜，人很疲乏了，肚子也很飢餓了。在晨光熹微中，他迷迷糊糊地，不辨東西南北的方向，只見前面是滔滔不絕，前浪推後浪的大江，後面是綿綿不斷，前峯接後峯的高山，左面右面都有密密層層的敵軍，使他無路可走，他也不能辨認那一條路可以安全地回到自己的隊伍裏去。

守備在長江要塞的隊伍，是由海軍改編的，每一個戰士，都熟習游泳。可是這一段長江的流水太湍激了，要從南岸泅到北岸，委實太危險，未免有點「望江興歎」。高振東對着長江，呆呆地想：爲了報告敵軍的消息，難道受了這點兒阻礙就氣餒膽怯，心灰意懶，就拋棄了偉大的使命嗎？終於他堅決地使出全身所有的勇氣，向滾滾的洪流中，一躍而下。他繞過了埋設水雷的區域，穿過了敵軍停泊艦艇的行列，安全地完成了他橫渡長江的壯舉，而回到他自己的隊伍裏。

馬德勝單刀殺敵

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晚上，馬當要塞四周全被敵軍包圍了。忠勇的守備隊，還用

最後的力量死拼。終因孤軍無援，陣線被敵軍突破。

馬德勝，一個守備隊的戰士，他的隊伍被衝散後，不由自主地向後退走，不覺退到了一座山頭上。他擡頭察看，同隊的戰友，全已失散了；山脚下面密索層層的敵軍包圍着，子彈像成羣的蝗蟲，嘶嘶地飛上山頭，飛過他的頭頂。山頭上沒有樹木可以掩護，也沒有一條安全的路徑可以跑下山去。他想逃走已經不可能，而且身為軍人也不應該逃走；不如拿起槍桿，幹掉幾個鬼子，就是自己犧牲了，也還值得，總算沒有白白地過了這一生。

他打定了主意，立即擎起槍桿，準備作最後的一拼；不料，子彈已經用完，再也沒有方法可以射殺四圍逼近的敵軍。他想，這回是死定了。

死，在他看來很平凡，並不一樣嚴重；不過被敵人包圍得緊緊地，毫無抵抗的死，那是死不甘心的！

正當這危急萬分的時候，他心頭忽然一亮，原來他想起背上還有一柄大刀。他想，我是已經死定的人了，與其坐以待斃，無抵抗而死，不如提起這柄大刀，殺下山去，也許可以斬掉幾個鬼子，替祖國爭一口氣。

他舉起大刀，鼓着全身的勇氣，瘋狂似的大吼一聲，衝下山去。剛衝到山腰，幾個敵軍看見了，馬上擎起槍桿，上好刺刀，向馬德勝直奔過來。馬德勝一看，正是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。他提起大刀，叫聲「看刀」！只一劈，當中的那個鬼子早已身首異處，魂歸三

鳥了。其餘幾個鬼子嚇得目定口呆，竟然不敢抵抗，向四下裏奔逃。馬德勝那裏肯放走，緊緊跟在後面大叫「站住！留下狗命」！幾個鬼子更是嚇得腿顫腳軟，魂不附體，連一步也不能走動。馬德勝拿穩着大刀，橫砍豎斬，好像切青菜蘿蔔似的一個一個都切成幾段。馬德勝連眼睛都殺紅了，一路殺下去，十多個敵軍都做了刀下之鬼。

馬德勝跳出橫七豎八的敵軍屍首，認清了方向，臉上露着光榮的微笑，回歸本隊。

砲隊長沈着應戰

黎明時候，一支隊伍才離開火線，停在僻靜的路邊休息。這兒右面是高高低低斷斷續續的土坡，左面是彎彎曲曲滔滔汨汨的小河，一條公路蜿蜒在土坡與小河之間。弟兄們趕了一夜路，碰到兩次敵兵，發生激烈的遭遇戰。來到這兒，又飢餓，又口渴，大家就聚在河灘喝水。

「坦克車來了！」突然一個弟兄發見敵軍的坦克車從遠處開過來，慌忙地叫喊着。

「趕快散開！」——戰車砲拉到那邊的樹底下，準備射擊！——旅長的神色有些慌張，一面忙叫密集着的弟兄趕快散開；一面叫戰車砲隊長把戰車拉到右面土坡上的大樹底下。他三腳兩步地跑上土坡，瞭望飛速前進的敵軍坦克車。回頭看着身體疲敝的弟兄們，心裏很焦躁，頭上不覺流出了一點汗。

敵軍的坦克車共有十二輛，分成兩隊：前面的一隊七輛，後面的一隊五輛，飛也似的從蜿蜒的公路上開過來。弟兄們都拿着手榴彈等候敵軍的到來。

距離一千二百米光景，前隊的第一輛坦克車就開放小鋼砲，砲彈連續地射過來。

「開砲」！旅長急促的聲音，命令戰車砲隊長。

「報告旅長！等敵軍開近一點」！隊長一面瞄準射程，一面從容地回答，動作顯得很遲鈍。

「已經過來了啊！快開砲！隊長」！一個砲手望着開來的坦克車，急促地叫喊，隊長卻不理睬。

「轟隆！轟隆！……」一陣震耳的聲音，坦克車越開越近了。

「隊長！快開砲」！旅長也很着急了，聲音有些嘶啞。

「報告旅長！等敵軍再開近一點」！隊長依舊很從容地回答。

當敵軍前隊的第一輛坦克車距離我軍只有六七百米的時候，劈劈拍拍地我軍的弟兄們開始射擊。

「你爲甚麼還不開砲？你打甚麼主意」？旅長的聲音很嚴厲，頭上暴起了青筋。隊長卻咬着嘴唇，只是不開砲，也不回答。

一個砲手性急了，想把隊長推開了，他來動手開砲。隊長睜出銅鈴似的大眼睛，非常

惱怒地叫「滾開」！

「可是我命令你開砲，你爲甚麼違抗命令」？旅長也發怒了。隊長依舊一聲不響，好像沒有聽見。

「漢奸！你違抗命令我先槍斃你」！旅長的手槍，對準戰車砲隊長的胸口，隊長兩膝一屈，跪在地上了。

「報告旅長！就是要槍斃我，也求你再等幾分鐘」。隊長的神色變得很嚴肅，聲音也很堅決。

敵軍的坦克車瘋狂似的急速地開過來，第一隊已經距離我軍不過三百米了；「軋軋軋」的機關槍聲，連續地響着，槍彈像雨點般的射過來。弟兄們有的向前衝，有的向後退，顯然是擋不住猛烈的掃射，形勢有些不穩。

「棚——」！突然一聲大砲的聲音，敵軍的第一輛坦克車，好像一隻兇猛的野熊，中了子彈，滾翻在地上，再也不能掙扎了。

「棚——」！第二砲的聲音，緊跟着第一砲爆發出來。可是射擊的目標，不是接連着的第二輛，而是第一隊的最後一輛。這第七輛車中了砲彈，一個翻身，也倒下地去，不能動彈了。

於是敵軍第一隊坦克車的首尾兩輛都中了彈。在中間的五輛坦克車在一霎那間全被

上，無法活動，既不能前進，也不能後退。「棚！棚！棚！……」在這幾分鐘內，沈着的砲車隊長，從容不迫地接連開了五砲，五輛坦克車一齊滾倒在狹窄的公路上。

「哈哈哈！」弟兄們看見每一顆砲彈，射中一輛車，大家拍着手，歡呼起來。

「軋軋軋軋！」接着，是我軍的機關槍聲；對準敵軍的騎兵，猛烈掃射。

「殺——」！接着，是我軍的忠勇的弟兄們銜銑吶喊的聲音。敵軍第二隊坦克車，眼見形勢不利，恐蹈前車的覆轍，不敢接戰，連忙掉轉車頭，飛也似的逃回去。殘餘的騎兵，衝不過我軍的火網，也倉皇地掉轉馬頭，狼狽地逃跑。

「打得好！隊長！」旅長面露着笑容，一手抹着頭上的汗，一手拍着隊長的臂膀，連連地稱贊。

「報告旅長！我們的砲彈統共只有八顆了啊！我不得不在最有效射程的距離間才動手啊！」隊長指着一顆剩下的砲彈，面露着勝利的笑容。

這一支隊伍，是孫連仲將軍的部下。

太行山隘七勇士

防守太行山隘的一部我軍，爲了兩翼的陣地突出，攻守不利，決定把主力移到山陽，誘敵深入，以便夾擊。

決定了戰略，在隊伍中挑選七個精明強幹的勇士，給他們一挺機關槍，和優良的步槍，充分的彈藥，叫他們扼守隘路，擔負阻截敵軍，掩護我軍主力撤入新陣地。

這任務太艱難而且非常重要，關係全軍的生死存亡。長官特地親自和七勇士握別：

「主力的撤退，陣線的展開，須費十二小時；在這期間內，如果敵兵來犯，須盡最大的力量阻截；過了這期間，才得歸隊。在這十二小時內的任務，比生命還重要！如果時間未過，而擅自放棄職守的，殺！」

七勇士聽了長官的訓話，眼看大隊人馬陸續撤入谷口後，他們詳察機關槍掩體前面的扇形射界，測準有效的射程，隨後伏在槍座旁邊待敵到來。

二小時後，發見由一小隊組成的敵軍前衛尖兵隊，向隘口進行；在步槍射程內，鳴槍挑戰。七勇士並不理會，只是神色緊張地等待敵軍進入射界。敵兵見無動靜，認為我軍已經全部撤退，就保持密集的隊形，放膽向隘路邁進。七勇士瞧見敵兵在無準備狀態下竄進了射界，就搖動機關槍，發出最高度的雜射，幾分鐘內，吞殺了半百敵兵。七勇士露着笑容，重行裝填已空的槍帶，等待敵軍前衛本隊的到來。

突然間，某勇士瞥見一個佩刀的敵兵，靠着巖石的遮蔽，伏地爬行，企圖脫逃。他連忙舉起步槍，瞄準射擊；敵軍雖已負傷，終被逃出死角，竄回了敵營。——事後從敵方發表的公報中，才知這是和我七勇士最後殉職的一人「偕亡」的某軍曹。

半小時後，由兩中隊組成的敵前衛本隊，展開了陣線，向隘口進攻；先用小鋼砲逐段射擊，逐段推進，在土石飛揚中，進入我軍放棄的陣地。敵會四顧茫然，不見我軍的蹤跡，也始終不見我軍還擊，認為剛才和他尖兵隊應戰的我軍，已經撤到谷內，就令部隊縮短距離，向隘路搜索前進。當半密集陣形的敵兵進入了射界，七勇士中間的二人搖動機關槍，五人用步槍，從各角度猛烈射擊。敵軍到這時候，才發覺我軍利用隘路埋伏，可是不知虛實；而且，已被火網封鎖，那裏擋得住一分鐘六百發的機關槍彈的掃射！他們倉皇辨認目標，倉皇應戰，相持了二小時，敵軍的前衛本隊二百人，又被我七勇士掃數殲滅了。

隨後，敵軍大隊趕到，架起重砲，集中火力，向隘路可能埋伏的地段，猛烈地作發掘式的連續射擊。這樣，經過了數小時，直到所要射擊的地段全給砲彈掘開，即使埋藏在地下的生物也不能存活的程度時，大隊長才下令前進。敵兵衝進了砲火造成的淒涼境界，滿眼是一堆堆的砂石，一個個的窟窿，一株株枯焦的樹木，可是依舊不見和他爭奪隘路的敵人。最後，在一處極隱密的地點，才發見一個簡陋的機關槍巢，槍內已經沒有子彈。在這旁邊躺著七個怒目切齒，情態緊張的屍首；其中有幾個臂膀、腿股、前胸、後背、面部等處，帶着受傷後的救急包紮。顯然是曾經幾度振奮餘勇，裹創再戰，各盡了最大的努力，才與陣地共亡。敵軍的大隊長這才明白消滅他部下幾百個士兵的敵人，就是這七個長眠地下的勇士。

敵軍的大隊長激起了崇拜英雄的觀念。向他的部下頌揚七勇士的忠貞義烈，具有軍人最高無上的武德，足以爲世界軍人的模範！中國士兵有這樣高貴的，爲民族爲國家而壯烈犧牲的精神，不但不可輕視，而且不可征服！本隊遇到這樣值得欽佩的敵人，應用「武士道」的精神，軍人的葬禮，安葬這七勇士的遺體。

在這時候，前衛隊伍中儲存的一個某軍曹，被大隊長的訓話感動了，首先走出行列，要瞻仰七勇士的丰采。那知七勇士中間還有一個呼吸未斷，在受了重傷不能支撐的時候，他暗暗地握着一顆手榴彈，伏在地上，準備着最後的一拼。當某軍曹走近他的身旁，他奮起僅存的一點知覺，把手榴彈猛力地擲過去，「轟」的一聲，完成了他一息尚存，不忘殺敵的壯志。某軍曹的屍體，也就倒在他所敬愛的敵人旁邊，而同歸天上。

七勇士的最後一彈，雖然又消滅了敵軍的一個同伍，可是益發加強了敬愛的心理。幾百個敵人虔誠地開成一個墓穴，安放七勇士的遺體，各人掘起一塊土，蓋在上面，霎時間築成了一座大墳；大隊長恭恭敬敬地親手樹立一塊墓碑，碑上題着七個大字「支那七勇士之墓」。

這一大隊敵兵所負追擊我軍的任務，終於沒有達到；我七勇士卻完成了所負的使命，含笑長眠。那可歌可泣的忠烈事蹟，由敵軍傳布到大河南北，以及三島各地；從此，七勇士壯烈犧牲的精神，長留在天上人間，占着中華民族抗戰史上光榮的一頁！

中條山的神勇戰士

西北的屏障中條山，在敵人的眼裏，是一條發炎盲腸；在我們的戰略上，是一座鋼鐵的堡壘。真的，敵人費盡心力，九次圍攻掃蕩，終於沒有摧毀毫末，反而受了重大損失。其實，中條山不像南口劍閣那麼有天險可守；這堡壘，只是憑中華民族的神勇戰士的血肉造成的。李勇士發生，血戰黃家嘴的偉績，便是一個證明。

李發生年紀三十三歲，本來是一個安分守己的織布工人。盧溝橋的一砲，喚起了他的民族意識，他離開了父母，拋棄了妻子，丟掉了職業，毅然決然地投入行伍。只因他的外表太粗笨，而且沒有受過軍事訓練，起先是在團部充當一名伙夫；幾個月以後，才升充二等兵。那時候，他隸屬的團部，奉命渡河，駐防山西。

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，敵大開始第九次掃蕩中條山。猛攻侯家嶺陣地的一股敵步、騎、砲兵三四百名，已衝破我軍的第一道防線余家凹；第二道防線的守兵，奉令反攻。當時，要在兩排反攻的部隊中，挑選勇士三名，先打余家凹的要點黃家嘴。李發生自告奮勇，帶了九顆手榴彈，參加這榮譽的任務。

他冒着劇烈的砲火，奮不顧身，首先匍匐着前進；他拋出了第一顆手榴彈，死傷了五個敵人，後續部隊，就乘勢猛撲，奪回了黃家嘴。

李勇士乘勝追擊，衝過山腰，翻過山頭，不提防在崎嶇草莽的山徑間，突然躍出了一個潛伏着的敵兵，擎著雪亮的刺刀，直搗向他的左胸膛。李勇士抓住了刺刀，死不放手，雖然手掌劃了一條深刻的傷口，終於奪得了那柄刺刀。

狡猾的敵人丟了刺刀，趕忙準備開槍。李勇士的右手握住了敵人的槍口，讓他開放這一彈；那負傷的左手，本來執着刺刀，就乘勢用力刺過去。敵人的身體一側，僅僅刺傷了鼻梁，可是那柄刺刀，又被奪回去了。

李勇士放棄了刺刀，雙手搶奪槍桿；他飛起一腿，踢倒了敵人，順勢把那槍桿奪將過來。他將槍口瞄準了敵人的胸膛，扳着機關開放，不料槍膛裏沒有裝上子彈。在這剎那間，敵人的刺刀，一陣亂刺，刺傷了他的左臂、左腮、左頸。李勇士忍着疼痛，終於射出了一槍，將面前的敵人擊斃了。

在白天，敵人利用飛機濫炸，大砲狂轟，我軍要保全實力，避免重大犧牲，奉命退守第二道防線。李勇士全身已經負傷，可是還願意在後面抵擋一陣，讓大隊人馬先走。

他帶着三顆手榴彈，隨在大隊之後退走。半路上彈片紛飛，又擊傷了背部；而且後面緊緊地趕來三個敵兵，越追越近了。這位粗魯的勇士，情急智生，連忙伏在路旁的樹林裏，等候敵人來送死。他瞧見敵兵走近有效射程的距離間，就擲出一顆手榴彈，「轟」的一聲，三個敵兵死了兩個。其餘的一個，急忙開槍射擊，無情的彈丸，又貫穿了李勇士的

右臂膀。可是這第三個敵兵，也隨着第二顆手榴彈的爆炸聲而倒地了。

大隊我軍安全地退到第二道防線後，和敵人相持，激戰到入暮，大局才穩定。李勇士經長官幾次勸慰，才肯退往後方休養。可是他把握架讓給別的負傷的官兵，自己仍舊步行。常他走到旅部時，僅僅說出了一句話：「我是三連二等兵李發生」。因為流血過多，而且飢餓疲乏，便暈倒在地上；不過，他雖然全身受着重傷，幸虧生命無危險。

這位勇敢殺敵的二等兵，經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頒給「華胄榮譽」獎章一個，行營主任、戰區長官、以及直屬的軍師長都賜給重獎。

石碑莊截擊敵兵車

在聞喜和安邑、運城間，離開同蒲路一里光景，有一個小村落叫石碑莊。在這兒密密的果樹枝葉的縫隙間，可以望見蜿蜒的中條山的蒼翠的崗巒，和反映着白陽光的鹽池的湖水。就在這地帶，建立了一支游擊隊，充分地消耗了敵人的兵力，疲憊了敵人的精力，創造成游擊鬥爭史上燦爛光榮的一頁。

每天早上九點鐘，照例有一列敵軍的運輸車，從北面開來，經過石碑莊；下午三四點鐘，再從南面開來，經過石碑莊，回到聞喜或臨汾。我們的游擊隊，得到了這個情報，就決定截擊敵軍的運輸車。

初夏的黎明時候，蔚藍的天空，月光淡淡地西沉了，東方的彩雲間，透出了血也似的一輪紅日。從蒼鬱的果園裏，綿密的瓜田裏，傳來一聲聲鳥兒的清脆的歌唱，吹來一陣陣花兒的芬芳的氣味。每一個戰士的心頭，都感到爽快輕鬆，而神情卻很緊張。他們極度迅速地斬倒電桿，割斷電線，在拐彎的地方拆去幾段路軌。村裏的老百姓，興奮地幫助着，趕緊把那些倒下的電桿，割下的電線，拆下的鐵軌，一齊擡開去。這一切破壞的工作完了以後，幾個游擊小組按照指定作戰的地段，埋伏在鐵路的近邊，等候敵軍的禮物送上门來。

時間還不到九點鐘，就聽得遠遠地從北面傳來了一陣陣機關車放出的「嗚嗚嗚」的哀鳴。接着，望見一縷黑烟，飄上雲霄，一個車頭拖着—列給養車，懶洋洋地開近來了。我們的戰士，心在燃燒，血在沸騰，個個都在準備接收這一分送上門來的隆重的禮物。

車頭上的司機發現路軌有了損壞，就立刻停車，好像滿不在乎，也好像很有準備，馬上往車上跳下三十多個工兵，拿着工具，毫無戒備似的開始修路。

「劈劈拍拍！」突然一排步槍，緊接着又是一排；同時，衝鋒槍「格格格」地每分鐘吐出二十多顆子彈。沒有多久，槍聲停了，二十幾個「皇軍」的屍體，靜靜地躺在軌道的旁邊。六七個殘餘的生命，倉皇地退到車上，司機倉皇地趕緊開倒車，拚命向來路上逃走。可是來路上的路軌也已經破壞了，進既不可，退又不能，只得再停下車來。於是這

幾個殘餘的生命，也跟着他的伙伴，魂歸三島，而我們的戰士接收了全分禮物。

正在這時候敵軍從北面開來了大批援兵。車一停，就跳下幾百個步、騎、砲兵，驚惶地找定了掩護的地點，架起大砲、機關槍，對準襲擊給養車的游擊隊所在的方向，瘋狂地、盲目地、也很可笑地放射他們的老百姓的血汗造成的砲彈。我們的戰士卻在對面的果樹下，瓜田裏安閒地咬嚼着新摘下的又甜又脆的瓜果。八九十雙眼睛笑迷迷地望着獸軍的砲火怒吼着的地方。

「喂！別一味貪吃！去到反對方向衝一個鋒回來！——小鬼！把軍號吹響點兒！」中隊長發下了命令

於是，一列僵硬的行列，從果樹中間繞着灣子，機動地衝出去，沒有多久，就聽得「噠！噠！噠！……噠！噠！噠！……」的尖銳地的衝鋒號，在對面山腰裏淒厲地叫起來。

「殺！……」只聽得雄壯的吶喊，卻看不見人。

等到敵兵移轉了槍口，對準衝鋒的戰士，用密集的大砲、機關槍猛烈地射擊時，我們的戰士又回到果樹瓜田間咬嚼甜脆的瓜果了。

每隔三四十分鐘，從不同的方向，射來兩三排步槍的子彈；每次的射擊，總會從掩護修路的敵人中間帶走幾條「皇軍」的生命。午飯時候是如此，晚飯時候還是如此。眼見日落西山，暮色沉沉了，敵軍不敢在游擊隊環繞着的村野裏宿營，於是趕緊修好了路軌，慌

忙地開着車子，向北面的開喜回去。

敵軍的列車剛開走，電線、路軌立刻又被破壞了。於是第二天清早從運城開來的列車，又逢到了同樣的襲擊。

戰爭這樣地繼續了兩日兩夜，敵兵死傷了一百多人光景；我們的戰士，僅僅陣亡了一個班長，另一個班長掛了彩。還有最大的收穫，那就是截得了許多給養。

敢死隊夜襲臨汾站

黃昏時分，突然聽得吹起集合號，散布在遠近農家的同志，不到十分鐘，全集合在村子裏。

「同志們！剛才總隊部開會，決定在我們的隊伍裏，挑選六十個敢死隊員，今晚去襲擊臨汾車站。……」

隊長的訓話還沒有講完，隊伍裏就發生一陣騷動，大家爭嚷着：「我去！隊長！」隊長提高喉嚨，嚴厲地阻止了喧嚷，繼續往下說：「……同志們！夜間行軍，須得屏聲靜氣，不講話，不亂動，後面緊跟着前面，保持全隊的聯絡！——這樣，大家做得到嗎？」

「做得到！一定做得到！」一百多個隊員不期然地齊聲回答着。

隊長點點頭，沈默了一會，接着說：「願意擔任這個工作的，站到這邊來！」

一百多個隊員誰都願意幹，但是要不了這許多人。最後只得由隊長指定了六十個。這被選的六十個敢死戰士，每個人的臉上都表現出興奮、熱烈、緊張、堅決的精神，等候着最後的命令——出發！

管理膳食的隊員，煮了一大鍋稀飯，大家飽飽地喝了幾大碗。隨後，回到屋子裏，在昏暗的油燈光下，細心地擦着槍桿，檢查機關，裝上子彈，打紮包裹，整理服裝。忽然有人哼着「起來，不願做奴隸的人們！……」的熟習的義勇軍進行曲；也有人氣憤憤地叫着：「是時候了罷！今兒讓老子幹個痛快！」

九時光景，一切都已準備停當，部隊也就吹起了集合號。六十個敢死隊員一個一個忙著背起包裹，揹上槍桿，不上一分鐘，全集合在村子外面。別的隊伍也迅速地集合攏來。「同志們！今天晚上我們擔負了很重要的任務，各位必須遵守戰鬥的紀律！衝鋒的時候，要勇往直前，要抱定犧牲的決心，跟敵人拚！那才能打勝仗！」

戰士們嚴肅緊張地靜聽着大隊長的訓話；每個人的情緒高漲，血液奔湧，臉上現出了勝利的微光。

大隊長講完了話，隊伍開始出發。天上沒有月亮，也沒有一顆小星，一行一行的隊伍在黑暗裏蠕動着。他們穿過村莊，越過山谷，繞過城腳，不多時，到達一個偏僻的小村。

村裏沒有人聲，沒有狗叫，也沒有燈火；祇是一片死寂、淒涼、破碎、和牆坍壁倒的矮屋子。隊伍停了一刻鐘，繼續前進，終於接近車站了。

夜是漆黑靜寂的，天空偶然浮現出幾顆小星，閃着微光，一陣溫柔的涼風，習習地吹來。戰士們的心在發燒，在焦急。

隊伍在離開車站幾百步的地方停止，大隊長忙着布置襲擊的動作。

「敢死隊發動向車站左側面進攻！」命令從後面傳過來。於是隊伍迅速地機敏地散開了。一個個不聲不響，彎着腰，利用地形做掩護。

「前進！」在前面領導的隊，輕輕地指揮着。戰士們在黑暗裏沈靜地張大着眼睛向前面搜索。街過了一道鐵絲網，繞過了一排砂包，跳過了一條壕溝，一段一段的障礙物都越過了。扯破了衣服，刺傷了皮肉，心在跳，血在流，可是戰士們忍耐着，彎着身體，勇敢地繼續爬行。

離開月臺只有一百公尺了，——更加逼近了敵人。在月臺下面灰暗的燈光底下，站着兩個哨兵，一毫也沒覺得死神已到臨他倆的頭上。隊長很機警地派了五個同志，偷偷摸摸地走過去。不一會，便爽快地解決了這兩個「皇軍」，奪得了兩枝三八式快槍。

突然，在鐵絲網的旁邊，觸發了敵人埋着的地雷，「轟」的一聲，驚破了四周的靜寂。一片耀眼的紅光，放射出來。同時，衝鋒的軍號也跟着爆炸聲吹了起來。

英勇的戰士，像潮水般衝上月臺，湧進票房，躍入待車室，不容情的手榴彈一顆一顆落在敵人面前開了花，血肉混合成一團。從睡夢中驚醒的敵人，只見火光沖天，加以震天動地的喊殺聲，爆炸聲，嚇得目瞪口呆，個個赤手空拳，慌忙地向外逃走。可憐目空一切的「皇軍」，已經失去了「武士道」的精神，沒有反抗的能力了。

一小時後，高高的建築物破壞了，煙霧籠罩着整個車站。許多「皇軍」的屍體，橫七豎八地拋棄在四周。

東方的雲霧展開了，露出了一線曙光。英勇的戰士帶着勝利的微笑，踏上了凱旋的歸途。

游擊軍攻破句容城

雄赳赳的戰鬥隊伍，靜默地沈着地穿過黑暗的村莊，渡過彎曲的溪澗，翻過野草叢叢的土崗，繞過綠葉森森的樹林，向着句容挺進。天空，圓圓的月亮，推開了輕薄的雲霧，露出銀白色的面孔，俯視着大地上前進的隊伍；小星兒也張着小眼睛閃閃地瞞着。四圍靜悄悄，沒有人聲，沒有燈火，偶然從遙遠的地方傳來一兩聲狗叫。夜是那樣的沈寂。

今夜，祖國的兒女們懷着一顆熾熱的赤心，一腔沸騰的熱血，來到家鄉，慰問父老兄弟，探察田園墳墓；還擔負着重大的工作，襲擊那些殺人放火的殘暴的日本強盜。

半夜裏，隊伍到達離開句容三里路的地方。隊長下令，將隊伍分成兩個縱隊：一隊從公路那邊前進，擔負警戒和阻截從南京下來的敵兵的任務；一隊跟着熟悉路徑的偵察員向句容的東門急進。

向東門急進的那一縱隊，到達城牆邊，聽見城門閉着，只有一個黑影在門口搖幌着。偵察員很機警，急忙輕手輕腳地向那黑影的背後摸過去，剛走近的時候，那黑影好像也覺察到了。

「誰」？黑影問。

「我」！偵察員不慌不忙，鎮定地回答。同時他舉起了鋒利的短刀，猛烈地對準那黑影的胸口刺了進去。

「啊啞！……」黑影毫無抵抗，只是悽涼地像一匹野狼受了創痛，在原野裏嗥叫一般地慘叫了一下，就倒在地上。

於是，偵察員爬進了城，開了城門。埋伏在麥田裏的隊伍，迅速地進了城，迅速地沿着黑沈沈的東街的兩邊，在殘壁和瓦堆的掩護下，向着中街盡頭的敵人的工事推進。

「那一個」？昏黑裏突然有人大聲地喝問。

「開！……開！……開！……」伏在瓦堆上的機關槍鄭重地回答了敵人的問話。於是敵人的機關槍也顫抖地向着街心開始射擊了。子彈在黑暗中爆發出一朵一朵的火花，向四

下裏飛散。

「轟！……轟！……轟！……」密集的手榴彈，也向敵人工事那邊投擲過去了；血紅的火簇，直噴上天空，敵人的工事被炸燬了；整個一條中街，地震，得搖盪起來。敵人停止了機關槍射擊，從延燒着工事的火光中，映出敵人狼狽逃竄的姿態。

「同志們！敵人潰了，衝鋒！」隊長高聲指揮着。立刻，隊伍機動而勇猛地，像一羣鸞鷹捕捉小鷄般，踏着炸燬了的工事和敵人的模糊的屍體，向前躍進。

戰鬥繼續了一兩個鐘頭才告結束。

隊伍從東門退出來的時候，東方的天邊已經露出幾條白光，預示黎明的到來，城裏的維持會已經燒剩了一半，火光映照在天空中，好像一層層薄薄的紅雲，色彩很藍麗。

每一個戰士的臉上都露着勝利的微笑，每一個手裏都拿着他們英勇戰鬥的果實——三八式步槍、輕機關槍、手榴彈、毯子。……

常兩個縱隊集合起來離開句容還只十里路的光景，突然傳來一陣陣緊密的砲聲和輕機關槍聲，原來敵人在開砲砲擊送了。

老太婆密報敵軍情

「不許進去！」站在旅部門前的衛兵，看見一個老太婆提着一個籃子，急急忙忙地衝

進門來，就嚴厲地喝住。

「老總！讓我進去！——我走了三十多里路才跑到這兒。你快讓我進去！」老太婆上氣不接下氣地向衛兵懇求着。

「你找誰？老奶奶！」

「我找你們的長官。我有要緊的事」。

弟兄們跟老百姓本來很接近；長官也常跟老百姓談話。可是這個老太婆穿着一件骯髒破爛的藍布褂，乾癟的皮膚，滿面皺紋，兩眼紅腫得可怕。看樣子，年紀有六十多歲了。

——她有甚麼要緊的事情，要找長官呢？

「你有甚麼要緊的事情？你對我說罷！」衛兵懷疑地盤問着。

「那不行，老總！我一清早走了三十里路，才趕到這兒來的，我一定要見你們的長官！」老太婆睜着紅腫的眼睛，心裏十分急躁。她轉了一個圈子，堅決地說：「反正我是活不成了！……」她竟大膽地想衝進門去。

「站住！不許進去！」衛兵依舊攔住了。

「你的籃子裏藏着甚麼？給我看一下！」另外一個衛兵機警地檢查她的籃子。那裏面裝着半籃雞蛋，幾條黃瓜，卻沒有別的東西。

「可是你來送雞蛋給長官吃嗎？老奶奶！」

「不，老總！這雞蛋是鬼子叫我買的。……」

「鬼子叫你買的？」衛兵的神氣有些緊張了。

「是的，鬼子叫我買的。——你快放我進去，我要見長官。我一清早走了三十多里路才趕到這兒來的。……」老太婆老是那麼兩句話。

從那兒起來？有甚麼要緊事情？爲甚麼替鬼子買雞蛋？盤問了多時，她始終不說。衛兵覺得這個來歷不明的老太婆，有點蹊蹺，終於帶她去見團長。

臨沂城裏的敵人，已被我軍包圍；可是敵人的砲火十分猛烈，一天開上一千多發，施展威力；他們要等援兵到來，殺出重圍。我軍已經逼近敵人的陣地，幾次猛撲，終未得手。這時候，另外一支隊伍，正在臨沂西面截阻敵人的援兵，兩方展開了鏖戰。攻城的部隊必須在截阻敵人的援兵期間攻下城來，才能殲滅城裏的敵人。城外的敵人防禦工事，雖然已被我軍的砲火轟燬，可是城裏儲藏的軍火很多，所以敵人能緊閉城門，頑強地死守。因此我軍攻打不下，長官們很焦急。

老太婆住在臨沂城裏關帝廟的旁邊。她的兒子被敵人拉去搬運軍火，在火線上被砲彈打死了；媳婦和一個十二歲的女兒被敵人輪姦，女兒當時就斷氣，媳婦被割去了兩隻奶子，丟在河裏淹死。剩下的只有一個五歲的孫子。這孤獨的老婦人，住在圍城中，甚麼希望也沒有了，只準着自己的老命也葬送在我軍攻城的砲火裏。

可是她昏花的老眼，突然注意到一件事上去。她看到敵人在白天，在夜裏，不絕地到關帝廟裏去擡出一個一個木箱。城外攻打得越急，他們搬運得越忙。她對着這些沈重的東西突然發生了理解，她曉得箱子裏裝的是甚麼東西。她空虛的心裏，頓時燃燒起一苗火苗。

「我怎麼才能跑出去呢？」城裏城外的交通已經斷絕了，怎麼能夠溜出去？她想了一夜，沒有睡着。

第二天清早，一個日本兵找到兩個老太婆，三個老頭子，給了些錢，叫他們到城外去買青菜、雞蛋。

這是一個天賜的機會，老太婆心裏暗暗地高興。她提着籃子，跑出城來，一聲不響地跟同行的老人們分手。急急忙忙地走了三十多里路，才趕到旅部。

老太婆向團長報告了她所見到的敵人搬運軍火情形以後，堅決地要回進城去。這孤獨的老人在這世界上還有一個唯一的寶貝——她的五歲的孫子，留在城裏。

這天夜裏，軍的砲火集中射擊，關帝廟發出驚天動地的聲響，強烈的火光，衝得半天通紅。

第二天上午我軍的隊伍開進城去，城裏看不見一個活着的人。關帝廟前後左右，都成一片焦土。

廉恥
禮義
敵人

「唉！……」團長站在瓦礫堆上，低着頭不住地歎息着。

老頭子誘敵入山谷

在安徽的西南方面，離開廣德飛機場不遠的地方，有一個柑子谷；密茂的樹林陰蔽着，起伏的峯巒包圍着，只有正南面有一條通路，可以出入。形勢的險要，真所謂「一將當關，萬夫難過」。在往常，這兒是打家劫舍的綠林好漢的巢穴；現在是集合着保國衛民的游擊隊伍，不斷地出擊倭寇。

當我國的軍隊退出廣德的時候，守衛飛機場和駐防附近的隊伍，就退入柑子谷，編練游擊隊。當地的老百姓先以為倭寇只攻打國軍，並不敢視民衆，即使土地被奪去了，民衆也不至於遭受劫難；可是野獸一般的倭寇，焚燒、屠殺、姦淫、擄掠，絕無人道；老百姓受了慘酷的教訓，才覺悟淪陷區域的民衆，想苟延殘喘也不能的。於是，不願做奴隸的有血性的兒女們，也陸續來到柑子谷，加入游擊隊。

倭寇外貌兇很惡毒，內心卻很膽怯畏葸。他們占據了廣德，夜裏不敢單獨放哨，總是三個四個，成羣結隊的，圍坐在一起，燃着野火；而且很迷信，敬神道，怕鬼怪。我們的游擊隊，利用敵人的這個弱點，夜裏裝扮成許多凶神惡鬼的模樣，潛伏在山裏；在風淒月黑的半夜裏，勦勦地閃着鬼火，吶吶地裝着鬼哭，一處發動，全山響應。倭寇心慌意亂，

手顫腳軟，盲目地開着槍，壯着自己的膽子；這樣，消耗了許多子彈以後，才一溜煙躲進屋子裏去。這邊的我軍，趁着倭寇慌亂的機會，闖進機場倉庫，擷得了許多麵粉、牛肉、汽油等日用品，還運回了鋼砲、彈藥等許多軍火。

有一天，一個寇兵離開了隊伍，在山中迷路；他強迫在山上的一個樵夫帶路，領他出山。這個老實的樵夫，急中生智，把那敵人引到了水邊，伸出兩支鐵棒似的臂膀，緊緊地把他攔腰抱住，一同滾下水去。樵夫懂得水性，在河底拔了一塊石頭，對準敵人的腦門，猛烈地打。那敵人在水裏失去了抵抗力，竟被打得腦漿迸裂而死。他脫下了敵人的全副軍服，取了他的一支步槍，一併送往柑子谷去。

又有一天，五百個寇兵在柑子谷附近迷了路；正在沒有辦法的時候，忽然瞧見一個鄉下老頭子。他們就抓住了，用手槍對準着他胸口威脅着，要他帶路，引回廣德去。

老頭子非常不願意，可是在嚴重的壓迫之下，沒有方法拒絕。突然，他的腦海裏像扯了一個「活閃」；他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。

「好的，好的！我熟悉路徑的，你們跟我走罷！」老頭子一口答應。

可是，老頭子沒有把寇兵領上往廣德去的大道，而是引他們走上了柑子谷去的小路。行行重行行，不多時五百個寇兵跟着老頭子全走進了柑子谷。

「不對！咱們上了圈套了！」一個寇兵發覺中了老頭子的計，正想退出來時，已經

太遲了。

「劈劈拍拍」連續的槍聲，跟着密集的子彈，從谷裏射出來，寇兵沒有防備，一個個中彈倒地。狹窄的山徑，橫七豎八地躺著許多屍體，塞住了去路，活着的也不能逃跑。結果五百個寇兵沒有一個保全了生命。

在這一場混戰中，那忠勇的老人，也夾在五百人中間犧牲了。

小學生反抗倭寇

「金門島，鼓浪嶼，號此三童成三傑；愛國捐軀在小童，人間丈夫應愧劣！」這是陳嘉惠做的廈門三童行詩中的幾句話。這首詩是賀歎廈門的三個愛國兒童反抗倭寇的壓迫，保全自己的人格，為民族國家留正氣而不惜犧牲生命的一段故事。

這三個壯烈犧牲的兒童，就是周智惠、紀和亭、楊春龍，都是年齡才只十三四歲的小學生；卻能深明大義，不畏強暴，不屈威武，竟於中華民國二十八年的兒童節，在廈門被倭寇慘殺。事蹟的忠貞義烈，委實可歌可泣。

倭寇奪得廈門後，劫掠財物，屠殺人民，地方上遭了極大的慘劫。還有一般狐假虎威的漢奸，竟然「認賊作父」，「助紂為虐」，蹂躪當地的老百姓。凡是不願做奴隸的人，對於倭寇漢奸狼狽為奸的種種殘酷行動，自然咬牙切齒地痛恨，時時要想報復。

可是倭寇也想掩蓋他的罪惡，在占據的區域，施用懷柔政策，減少老百姓的仇恨心理；尤其想引誘天真活潑的兒童，根本消滅抗戰的思想，使他們服服帖帖地一輩子做倭國的順民。這計策是多麼惡毒很辣啊！

二十八年四月四日，倭寇在廈門旭羸書院召集僑市立小學的學生，假借慶祝兒童節的名義，實施奴化教育。倭國的海軍司令宮田，領事內出，特務機關長澤忠信，偽地方維持會指導官佐藤等幾個寇酋，都到會演講，一味花言巧語地說「日本怎麼樣保護中國」「中日兩國應該怎麼樣親善」，無非要想誘騙我們的良善的兒童鑽進他們的圈套。而且假惺惺地備了些倭國製造的玩具糖果，分送給到會的小學生，企圖獲得兒童們對於倭寇的好感。

最後，又出了一個「慶祝兒童節和中日親善」的題目，叫小學生當場作文，觀察他們心理上的傾向。兒童們身在淪陷區域，有的父母逃亡了，有的兄弟死傷了，有的姑嫂姊妹受了侮辱，身體上精神上都感受到極深刻的創傷；而且親眼看到，親耳聽到的倭寇種種殘暴行為，一幕一幕映上了腦膜。在這樣極度壓迫之下，中日那裏可以親善？強迫到會的幾百個兒童，瞧見了面目猙獰的倭寇，心裏已經十分痛苦；對着這樣的一個題目，更是哭笑不得。因此都無從着筆，一個個交了白卷。

可是另外有三個兒童，卻敢公然反抗。他們想到倭寇犯我國土，殺我人民，摧殘我教育文化，焚掠我田園財產，這樣的窮兇極惡，和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結下了「不共戴天」

之仇，還說甚麼親善？而且對待我國的小朋友，尤其殘酷：有的一船一船裝載到倭國去做奴隸，抽血液；有的被破開了肚子；有的被斬成了肉醬。這樣慘無人道的宰殺，不但要亡我國，簡直想滅我種。一股正義之氣衝上了筆尖，於是周智惠毫不猶豫地在卷子上寫著「慶祝兒童節，打倒日本鬼」十個大字。紀和亭、楊春龍二人也提起筆來，毫不遲疑地在卷子上寫了八個大字「還我河山，驅逐倭寇」。

卷子交上去，寇酋見了，勃然大怒。立命在旁監視的寇軍綁住這三個好孩子，押到司令部去。

「擁護國民政府」！「擁護 蔣委員長」！「驅逐倭寇」！這三個好孩子，挺着胸膛一路走，一路迴聲地喊着。

小嚮導

在東南戰區的某一個傷兵醫院裏的病榻上，靜靜地躺着一個右臂被機關槍擊傷的孩子。創口不很大，經醫生敷藥包紮後，調養幾天，就可以恢復健康。這好孩子是我軍的嚮導；他曾建立了不可泯滅的功績。

他是在安吉縣的鄉村裏生長的農家孩子，名叫李小狗，年齡才只十四歲。他跟着他的爹娘，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」。勞働的工作，把他鍛鍊得很結實。兩手提着四五十斤

重的籃子，或兩肩挑起六七十斤重的擔子，一天走上八九十里路程，他很輕鬆地滿不在乎。

「八一三」淞滬戰事爆發，展開了全面抗戰的局勢後，殘暴的倭寇，窮兇極惡，到處殺人放火，姦淫擄掠，暴露他的獐獍面目，發揮他的野蠻獸性；激怒了我國的老百姓，切齒痛恨。不論在城市中，在鄉村裏，在江海邊，在山林間，每一個角落裏都燃起了熊熊的抗戰烽火。這烽火燒紅了每一個，願做奴隸的黃帝子孫們的心。李小狗的父親，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善良的農民，也激發了他潛伏的民族意識，毅然決然地加入了游擊隊，抵禦倭寇，保衛故鄉。李小狗也自願做我軍的嚮導，擔負着探察敵情，傳遞消息，引導我軍進攻、游擊、追殺敵兵的重要任務。

這好孩子生長在安吉的鄉村，自然對本鄉村周圍的路徑是非常熟悉的：那一條路近，那一條路遠；那一條路好走，那一條路難行；那一條路要翻過山頭，那一條路要渡過河流；那一條是康莊大道，那一條是羊腸小徑；那一條須經過某一個村莊，那一條可直達某一個城市；……他都瞭如指掌。因此，我軍的進攻退守，都得到了許多便利；而且有幾次出奇的截擊，我軍獲得意外的勝利，敵兵受到絕大的損失。

有一次，我軍由李小狗嚮導，進擊敵兵。當兩方廝戰時，他在槍林彈雨中英勇地工作。敵兵的機關槍猛烈地掃射，不幸，他的右臂中了子彈。幸虧救護隊趕快把他擡進後方

醫院：幸虧醫生的手術靈敏，沒有流出過多的血；幸虧受傷的地方並非要害，生命可無危險。

這孩子雖然沒有讀書受教育，卻因環境的壓迫，喚起了他的國家觀念，民族意識，竟然也會發表一些粗淺的卻也很正確的殺敵的言論。

「你的傷口全愈以後，你將怎麼樣呢？」醫院裏的一個看護考驗似的口氣問他。

「我仍舊做我的領路工作」，他不假思索地毅然回答。「不過我只能在本鄉的近邊工作，這一點的地方，我可認不得路」。

「你爲甚麼願意擔負領路的任務呢？」看護進一步的考驗。

「讓我們的隊伍去殺日本鬼子啊！殺盡了日本鬼子，替我們的百姓報仇啊！」這老實的孩子，口氣非常堅決。

好小子！不愧做一個堂堂的中國人！不愧做一個堂堂的中華民族的黃帝的子孫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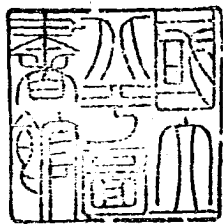
二十七年四月十日，皖南屯溪舉行祝捷大會，儀式雖然簡單，情況卻很嚴肅熱烈。這個十四歲的民族小英雄李小狗，創傷已經全愈，身體的健康也恢復了，他被羣衆邀請來參加這次空前的集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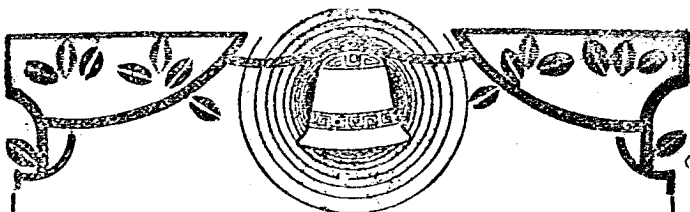
會場的空氣很緊張，在一陣熱烈歡迎的鼓掌聲中，李小狗興奮地站在幾千個人的面前。他慷慨激昂地報告他所以願意做我軍嚮導的原因，報告他做嚮導工作的情形，報告他

受傷的經過，最後，他還說從今天起出了醫院，再上前線去服務。

這一番話，感動了在會場上的每一個人的心；一位童子軍中的小妹妹，兩眼流着熱淚，天真地從口袋裏掏出所有的兩角紙幣，十分銅子，誠懇地要送給李小狗。

李小狗做嚮導而受傷，功績固然不可泯滅；女童子軍受感動而流淚，爲崇拜英雄而獻金，熱情也不可抹殺。——大家本來都是小孩子啊！

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初版

抗戰故事

全一冊 實售國幣三角

(外埠酌加運費臨費)

編著者 魏冰心

發行人 吳秉常

印刷所 正中書局

發行所 正中書局

(1320)

重慶市圖書館藏書字第一三七八號

#8.2

264/33



紙本
0.30